

第三回 驚座賣才自是佳人覓夫婿 當場塗面何殊醜婦見公婆

詞曰：

莫非風，柳是帷。才說題詩，早已珠璣灑。玉腕高低似奔馬。吐盡深情，閉口難裝啞。
人須真，名不假。蓬戶茅簷，怎想鴛鴦瓦。划不藏蛇有誰打。叫禍鳴冤，自是烏鴉惹。

右調《蘇幕遮》

話說卜成仁，聽得強之良稱贊管小姐才美，指點他去求親。他一時動了妄想。果寫了一封懇切書與青田李知縣，訴說前定之妻已死，欲央他轉求管侍郎小姐為配。又送了许多禮物。

李知縣知卜成仁的父親正做吏部尚書，況求婚又是件美事，怎敢不依。遂滿口應承，擇日去說。

真是路上行人人口似風，卜成仁求親書才到縣中，早有人報知管侍郎。管侍郎聽了，久知卜成仁是個不讀書的無賴公子，暗暗吃驚道：「這件事又是個難題目了。」自思無計，只得入內與女兒彤秀說知。彤秀道：「求親許與不許，各從其願，也是常事。爹爹見回覆他便了，為何這等驚慌？」管灰道：「我兒，你不知這卜成仁，雖說是個貴介公子，他書便不讀，卻養著一班游手好閒之人，終日只幹那些不公不法之事。他父親吏部尚書，為人又甚是不端，在朝堂之上專以威福壓人。一向聞這卜公子，已聘了王都堂的女兒，近聞死了，卻又作此想。我一個清廉門第，你一個才美淑人，怎肯結此驕橫絲蘿，釀異日之禍。但他明日央縣尊來說，你又尚未有人家，沒個推辭，怎可竟直回他不允。若竟回他不允，他必然懷恨，定要生災作禍，殊覺不妙。」彤秀道：「若要托詞，只好也如前日考館一般。只說孩兒最愛詩詞、必要當面出題考試，若是題成佳句，方肯相從。」管灰道：「若單要他考，豈不是知他無才，明明難他了。」彤秀道：「若恐難他，再請他也出一題考考孩兒，若是孩兒做不出，便情願嫁他，他自然無說了。」管灰道：「如此立論，可知無說。但我想做詩煩難，出題容易。倘或他央人捏造個難題目來考你，你一時應酬不來，豈不轉落在他套中？」彤秀道：「任他題難，雖無過只是一首詩，孩兒何至便做不出，爹爹請只管放心。」管灰答應了，心下還半以為然，半以為不然。

過不得兩三日，果然李知縣穿了吉服，用大紅全束來拜。管灰迎入，相見遜坐。假作不知，道：「我治生已是林下散人，不知為著何事，怎敢勞老父母如此鄭重？」李知縣道：「晚生久知老先生東山養望，不敢輕來動靜。今因受人之托，有一件婚姻喜事特來懇求，故不得不作此斧柯之狀，乞老先生諒之。」管灰道：「若論婚姻，不是小兒，便是小女。小兒乳哺尚或未及，小女雖漸及笄，但憨癡成性，酷好詩詞。前已有言，若有吉士下彩封菲，必求面賦桃夭，方肯室家從事。不知老父母所係紅絲，出之何姓？倘良人多才，小女之約，不足道矣。」李知縣道：「求婚者，並非他人，就是鄰縣卜塚宰的長公子。一向已與王都堂係姻，不期近日有變。又聞老先生閨秀，大有河洲淑人之譽。又因晚生得罪地方，故托晚生上求，望老先生念同列台階，門楣不忝，慨允登龍，則周南又見矣。至於令愛面考之議，容晚生轉達台旨可否，再當報命。」管灰道：「若論卜塚宰六曹之長，赫赫巖巖，本不當仰扳，然既承俯就，何幸如之。但婚姻兒女之事也，兒女之私，亦必使遂，方不負琴瑟之調，鐘鼓之樂。面考之約，亦望老父母早賜一言，以斷其初，庶可免後日之參差也。」李知縣道：「以卜公子青年文士，自不難於一題。但為納聘，而單單受考，似乎近辱，尚望老先生酌量。」管灰道：「竊聞詩首關雎，關關者，雌雄相應之和聲，豈有單考之理。小女原有言，良人有題亦願受考。若受考不能成章，則嫁娶聽之，不復敢自主矣。」李知縣聽了，方大喜道：「此論最公，再無他說矣。」茶罷，遂起身別去，細細寫書，差人報知卜成仁。

卜成仁初見管小姐要考他，心下甚是著惱，道：「這明明是刁難我了。」及看到後面，又見寫著管小姐也聽他考，若考不成篇，便情願受聘，不敢再辭。方大喜道：「這個才妙。」因暗算道：「我詩須做不出，出題目卻在行。只撿個極難的題目去叫她做，等她做不出，則她的身子已輸與我。我就做不出，便好支吾，也不怕好了。」主意定了，因一面寫書回覆李縣尊，求他到管侍郎家，約准了日子，好去赴考。又一面請了強之良來，與他商量出詩題。

強之良道：「據兄尊意，打帳出個甚麼題目才好？」卜成仁道：「我打帳在古詩中，尋一句冰冷寡淡的出來，叫她做一首賦體律詩，你道難不難？」強之良道：「難是難。只是五言律，七言律而已。若五言律，不過四十個字。七言律，不過五十六個字，畢竟容易完篇。若完得篇來，就是詞意不切，一個閨閣女子，誰去細細指摘，掃她之興。依小弟愚見，題目到不必難了，一難了，便露出苛求刻薄之意，只消原在風花雪月中出一個。只是要七言長篇，或三十韻，或二十韻，韻卻把一個限定。限的韻，卻再用幾個險字，莫說一個閨中嬌女，初學塗鴉，便是久占詞壇的老師宿儒，恐怕在賓客之前，時刻之中，亦不能完局。不知兄意以為何如？」卜成仁聽了大喜道：「這個論頭甚好。」因想道：詠花詠月，事跡多，還易拈弄。詠風不雅，到是詠雪罷。原有女兒舊案，二十韻太少了，竟是三十韻罷。又在先人韻裡，撿選了三十個字，一個一個次第排去，不許顛倒，因端端正正寫在一張錦箋上做題目，二人打點停當，以為萬萬不能措手。正是：

管蠡窺非妄，枋榆笑豈虛。

誰知滄海上，別有兆溟魚。

卻說管灰因卜公子來求婚，萬分不樂，只得與兒女商量出這個題目來奈何他。到了李知縣約定來考的這一日，管灰不敢怠慢他，因命庖人備下了酒席款待。又恐卜公子考試不出，沒有證據，後日縣公離任，又要胡賴，因又請了许多顯宦並有名朋友，只說是奉陪，卻見得耳目多，使他改口不得。不期卜成仁因有了難題目在手，拿穩管小姐做不出，恐怕管灰胡賴，李知縣一人壓他不倒，也請了許多顯宦來，暗暗的做證記。又想管小姐一個宦家閨女，今日又正為求親，雖說面考，並沒個拋頭露面出來見人之理，只好隔簾。倘隔簾被他弄了手腳，豈不枉費一場心機。並帶了四個伶俐能乾的侍女來，明只說是捧硯磨墨，擎紙傳題，卻暗寓監防之意。

這一日，到了辰巳之間，眾鄉宦並知縣朋友都到了。大家相見過，各敘了來意。管灰也與卜成仁相見。先生長孫尚，管灰請他出來相陪，也一一相見過。大家閒談了半晌，將近正午，管灰因酒完，就送席請眾人入座。上面一席，請縣公與眾鄉宦敘位坐了。下面一席，請眾親戚朋友敘齒坐了。惟單設一席在東半邊，請卜公子坐了，以便好考。自卻設一席於堂中相陪。坐定送酒大家飲。

飲了有一個時辰，眾賓客微有酣然之色，李知縣就開口說道：「今日我晚生借列位老先生並諸位來此者，願將這老生詩詞，

來與小姐交考，以定吉禮。雖又蒙管老先生盛情賜飲，但今亦已醉飽，不敢過叨而失此佳會。還求管老先生示之，作何考法？」管灰道：「面考之約，前固有之，然兒女私願，只合妄塗於父母之前。今大賓滿座，恐難於獻醜。」眾鄉紳齊道：「久仰令愛掌珠閨閣大才，無由窺測，今幸卜兄有婚姻之求，又蒙老先生有面考之約，倘得觀其勝，何快如之？」管灰道：「既蒙不鄙，又何敢辭。若論在老父母並諸大人之前，本不當避嫌。但所議者婚姻，又正禮之所，不得不避也。」因叫家人在自家坐席之後，垂下一掛簾來，簾內設書案筆硯。又吩咐僕婦開了堂西壁門，請小姐出來坐於簾下。又對卜成仁說，叫他吩咐帶來的四個侍女，到簾內去服侍。又叫家人將卜公子面前的酒席撤去，換上一張書案，也擺著文房四寶在上面，諸事打點停當，然後就吩咐卜家帶來的侍女道：「你可對小姐說，有甚題目要請教卜公子，可寫了出來。」侍女領命，傳入簾內。不多時，即從簾內傳出一幅寫三個题目的錦箋來，先送與管灰。管灰接了一看，卻是：

彩葍彩菲，秣馬秣駒，宜室宜家。每題要題七言絕句一首。

管灰看完三個題目，就送與眾人看。眾人看過，盡贊道：「好風雅題目。」看完方送到卜成仁面前。

卜成仁接了題目且不看，早在袖中取出一張寫現成的題目箋紙來，叫人送與管灰道：「也要求教小姐。」管灰接了一看，見題是「詠雪」二字。暗喜道：「這不打緊。」再看卻是三十韻，便躊躇道：「詠雪十數聯足矣，怎麼能夠做到三十韻。」及看三十個韻腳，卻又是限定的。限韻中又有十數個冰冷的險字，心下甚是不悅，卻一時不可發言。因命傳送與縣尊及眾鄉紳看。眾人看了，俱說道：「詠雪與閨秀相關，題美矣。但面試時刻有限，三十韻未免太長，又加之限韻，一時怎能卒就，卜兄還宜斟酌。」卜成仁因大聲道：「事有不同，若單選才，楓落吳江，只窺一斑足矣。今日乃特為求婚而設，若寬恕而縱其完篇，則婚姻無望矣，豈非自求而又自絕乎。故望婚之急，不得不命題之苛。倘假此而少掣其腕兒，微塞其枯腸，使其搜運不靈，吟哦不就，則晚生之紅絲繫矣。苛求之罪，不容再請。若篇長如此，韻險如此，而能於此俄頃之中飛筆成章，則仙子也，天才也。有若明河，自非予塵埃下士之所敢望而親者。無論屏棄，即憐而收錄之，亦含慚抱愧而潛蹤匿跡矣。此若哀也，急情也，醜態也，本不當直述。然不述又恐諸位老先生不諒。」眾人聽了，大笑道：「此實情也。說得痛快，無容再議，只得要求小姐之教了。」

管灰聽見卜公子說得明白，無法推辭，只得聽侍女送了入簾內去。心下暗悔道：「這都是她自弄聰明，惹出來的。反不如竟回覆他一個不允，便完帳了。他就生災作禍，卻也無奈我何。今日言已說出，又有許多人做證見，卻怎生改口？」正沉吟追悔，忽簾內走出一侍女到筵前來，說道：「管小姐稟上列位老爺相公，這詩還是等全完了呈覽，還是有一聯即報一聯，如滕王閣故事？」李知縣道：「詩長，哪裡等得全完了，到是有一聯，即報一聯的妙。小姐又可從容，我眾人又可借此賞誦飲酒。」這個侍女才傳命入去，早又一個侍女傳出題目並起句來，送與知縣了。縣尊接著，正吟賞首句未完，第二聯早已送到，只得將頭一聯轉送與次席，忙看第二聯。二聯才看得有些滋味，正要稱贊，忽第三聯又到了。

不一時你傳我，我傳你，你道好，我稱奇。滿座上，只見點頭的點頭拍案的拍案不是這個高吟，就是那個低誦。還有坐在末席的，一時傳不到，只得走起身來爭看。管灰是主人，賓客爭看不已，那裡傳到主人面前。但看見一聯一聯的只管傳了出來，又聽得一聯一聯的有人贊美。心下只暗暗歡喜，卻不知做的是些甚麼東西。初報到七八聯，還不打帳其完篇，及報到十五六聯上，便覺有幾分指望，心才放下一半，暗想道：「縱不完篇，也不叫做無才，惹人之笑了。」正想不了，忽聽見報到二十聯外，再年看日色還有小半天，料道能完，便不禁大喜，叫人各席皆用大杯送酒。因笑說道：「兒女俚詞，不過塞白，何敢辱大人之觀，且請用一杯開開塵目。」眾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贊說道：「閨秀詠詩，容或有之，不過短篇聊以潤色脂粉，從未有長江大河如此之縱橫馳驟者也。真可謂才女中之太白矣。」又不一刻，三十韻俱已報完。又總篇一幅長箋，高貼於廳壁之上，請眾人總觀。只見上寫的是：

詠雪（限三十韻）

歲晚雲昏呵那邊，飄零蹤跡遍埃堦。
托身霜露還居後，爭色梅花也遜先。
春水未溶三蜀地，南枝乍密五更天。
純陰必不因人熱，孤潔何期變絳妍。
龍甲霏霏飛玉屑，鵝毛片片展瑤箋。
峰巒易滿常封貸，谿壑難填空墮淵。
枯嶺描成無墨畫，啼雉凍如有聲蟬。
狐裘有美時相訪，獸火無情偏作緣。
訪戴風流渾未菜，擒吳功績至今殫。
行尋僻野迷蹊逕，坐臥荒村斷火煙。
落滿弓刀軍出塞，消輕獵足叔於田。
低埋白屋凌高士，小點紅爐希大賢。
屋角乍晴喧鳥雀，門前眺望失山川。
僵魂凍醒牀衣薄，急陣行來酒力孱。
紛擊鴻門疑鬥碎，縷沾憲體認鶉懸。
美談到底誇驢背，清福終須讓釣船。
方璧圓圭君子贈，團獅捏象市兒顛。
簾前回合蝦須卷，鬆際盤旋鶴翅賽。
晨沐塵埃施粉黛，夜收明月貼花細。
懸知絕色心同佛，從來參玄骨已仙。
鳩鵲題晴難久占，峨眉養口多留連。
樓頭莫辨為監絮，峰頂焉能識藕蓮。
見睨蘇蘇移冷性，行態簌簌擾清眠。
詩成日暮應多首，賦擅梁園只一篇。

膝鼠素知曾嚼嚼，帳羊不識費錢千。
亂堆街巷歡生狗，厚積畦疇苦殺人。
齧可療饑同兩粟，簷容貨賣是天犀。
倚簷快讀光逾蠟，掃石烹賞味勝泉。
激切肝腸聊復爾，皤姿翁鬢想當然。
出分五六千渠事，但別新年與舊年。

眾人看完了，無不交口稱贊以為快。獨有卜成仁一個，看見就如聾子啞子一般，垂頭喪氣，甚是難過。李知縣原是他而來，見他如此模樣，只得湊他一句道：「卜兄不必躊躇，兄之題，管小姐已領教矣。管小姐之題，兄若能酬應，則才美相當，吾輩親友尚可為兄撮合，須努力不可自諉。」卜成二道：「非是自諉不做，蓋有說也。」李知縣道：「兄有何說？」卜成二道：「待我說來。」只因這一說，削自家志氣，成他人面目。示知所說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玉支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